

红军强渡乌江的渡口如今游人如织

大桥飞架为“亚洲磷仓”打通大动脉

文/图 湖北日报全媒体记者 董凤龙 余宽宏 戎钰 成熔兴 鲁腾



远处乌江铁路南北延伸线乌江特大桥正在建设中。

乌江流经贵州省瓮安县,有了属于当地特色的地名:江界河。

当年,中央红军先头部队红一军团第二师、军委纵队和红五军团由此渡江。这里也是红军强渡乌江三大渡口中的主战场,是战斗最为激烈的地方。

长征路上,在人民的支持下,300多只“水马”一天一夜扎成,红军战士借此一举突破乌江天险。

和平年代,地方政府勒紧腰带,硬是在乌江上建起一座又一座世界级大桥,解决人民“过江难”问题。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,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。

7月13日,湖北日报“红军渡口 桥见信仰——十五省区市大学生行走的长征思政课”全媒体报道组,抵达瓮安县江界河渡口。

90多年光阴流逝,乌江依旧。飞架乌江的大桥,为拥有“亚洲磷仓”之誉的瓮安,打通了物流大动脉。

昔日渡口成旅游码头
四代人用过的毛毯诠释鱼水情

“因为下游的构皮滩水电站蓄水,水位抬升了150米,才有现在的景象。”站在江界河渡口码头旁,猴场会议纪念馆副馆长周伟指着眼前柔波万顷的水面向报道组说。

“很难想象,90多年前这里竟是惊涛拍岸的天险。”看着水面上正在乘快艇的游人,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2024级本科生余文昊接过话茬。他坦言,此前只在史料中读到过乌江天险的记载,如今亲眼见到这片游人如织的高峡平湖,实在很难将眼前景象与那段烽火岁月联系起来。

江界河渡口,是当年黔南通往遵义的主要渡口。周伟介绍,中央红军强渡乌江时,这里堪称一道难以逾越的“天险”:江面宽120多米,两岸是悬崖绝壁,江水湍急奔涌。更关键的是,黔军已提前占据对岸的制高点,在敌人的火力封锁下,强行渡江如同以卵击石。

“但就是在这样的绝境里,当地的老百姓站了出来。”周伟说,乡亲们拆门板、砍毛竹,一天一夜捆扎成300多只竹筏,全力支援红军强渡乌江,为后续挺进遵义、实现伟大转折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。从那时以后,当地人都喊竹筏叫“红军水马”。

红军为何能赢?猴场会议纪念馆里,一条发黄的旧军毯藏着答案——

77岁的黄平珍老人记得,父亲黄太武当年还是个衣不蔽体的孤儿,寒冬里给红军战士指了路,转身就收到战士递来的一条御寒军毯。后来黄平珍出嫁,家里没有像样的陪嫁,父亲就把这条毯子塞进她的箱子,叮嘱说:“这是红军的恩情,要一代一代传下去。”1988年,女儿王艳去读师范学校,黄平珍又把毯子交到她手上;再后来,小孙子也盖着这条毯子长大。“算一算,我们家四代人都用过它。”黄平珍说。

2004年,猴场会议纪念馆征集文物,黄平珍无偿捐出了这条军毯。她说,只希望更多人知道这段感人的故事。

听完讲述,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2024级本科生朱晓微眼眶泛红:“以前在课本里读到‘军民鱼水情’,今天才明白,这从来不是一句抽象的口号。鱼水情是一条暖了四代人的毯子,是老百姓扎竹筏做‘水马’帮红军渡江。很具体,也很有感染力。”

两座超级大桥同框
引来大学生们争相“打卡”

“以前,要去对岸必须经过盘山公路下到沟底,再通过木船或乘竹筏过江,一趟要两个多小时。遇到大风和雨雪天气,只能望着对岸干着急。”江界河镇渡江社区党总支部书记皮禄江说,这是他以往过江的经历。

1987年,江界河大桥开始筹备修建。消息传开,当地沸腾了,200多名村民报名参加施工。

村民蒙泽军当年在钢筋班工作:“用的是手推车和簸箕,全靠人力。江上风大,五六月份还得穿毛衣上工。尽管条件有限,但大家都是一条心——这是自己的桥,不容半点马虎!”

1992年3月动工,1995年6月,跨径达330米的江界河大桥通车。该桥是当时世界第一跨径的拱桥,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。

“过去渡河卖水果,如今大家自驾来采购。”蒙泽军说,自家果园的几万斤果子全靠这座桥运出去。这些年,家里建起了小洋楼,儿子也博士毕业了。村子里,大伙都在种精品水果,日子越过越有滋味。

就在江界河大桥的不远处,全长520.92米的瓮

马铁路南北延伸线乌江特大桥,如同一道凌空舒展的钢铁彩虹,稳稳架在陡峭的乌江峡谷之上,形成了“公铁并行、双拱辉映”的独特景象。

中交路建瓮马铁路八标项目总工程师赵申中说,大桥位于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和生态保护区,环保要求极高,施工方为此创新多项工艺。

观景台上,大学生们纷纷举起手机,和双桥同框,打卡留念。

“逢山开路,遇水架桥,从当年红军强渡的天险,到现在公路与铁路并行的通途,这座桥连接的不仅是两岸,更是过去和未来。”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2024级本科生武文博说。

厂区蜻蜓飞舞
“亚洲磷仓”绿色工厂让学生直呼意外

瓮安县磷矿储量居亚洲第一,有“亚洲磷仓”之称。

“我们厂主要生产黄磷,每年要烧7万多吨焦炭,本地没有这种优质煤,全靠公路从遵义运过来,江界河大桥是必经之路。”瓮安县龙马磷业有限公司总经理李盛涛说。

瓮马铁路南北延伸线将于今年完工,这条以货运为主的铁路建成后,公司原材料和制成品的运输成本将大幅降低。

龙马磷业是湖北兴发集团2014年落户瓮安的全资子公司。十年间,集团投资8.62亿元,建成黄磷5万吨、发电1亿千瓦时、赤磷1万吨的年产能,率先实现清洁生产。

走进龙马磷业厂区,道路两旁绿树成荫,草坪修剪整齐,几只蜻蜓在草丛间飞舞,“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”的标语格外醒目。绿色工厂让大学生们眼前一亮,直呼意外。

“龙马磷业是全省黄磷行业唯一一家国家级绿色工厂。”李盛涛说,当年红军强渡乌江靠的是不怕苦、不服输的劲头,龙马磷业建绿色工厂继承了这种精神——尾气百分之百回收发电,工业废水循环利用,磷渣、磷铁这些固废想尽办法“吃干榨尽”。

上半年,公司产销黄磷2万吨,销售收入5亿元,比去年同期增长了近一倍。

瓮安经济开发区产业发展中心主任陈明芬介绍,依托磷矿资源和产业基础,瓮安深耕新能源电池材料产业链,磷产业贡献全县近六成工业增加值、近一半税收,直接带动上万人就业。

“红军当年闯天险是为了让老百姓活下去,今天建大桥、办工厂,是为了让老百姓过得更好,长征精神在这里没有断过。”走出龙马磷业厂区,朱晓微表示。

白灵儿
俄罗斯留学生
湖北大学

发展,既可以承载历史,又可以守护自然

站在瓮安县江界河渡口,我仿佛穿越时光——1935年1月初,红军冒着严寒与炮火在这里强渡乌江,发生了激烈的战斗。如今渡口水面宽阔平和,看不出曾经的模样。

我循着历史足迹,亲眼看到这片土地上,人们正在努力建设自己的未来。

一个显眼的标志,是渡口上游不远处的江界河大桥。这座大桥横跨乌江两岸。在它建成之前,当地人过河困难:要么靠渡船,要么绕行很远的山路。如今,开车过桥只需几分钟。

我去参观了位于县城附近的龙马磷业工厂——它的货物很大一部分需要通过乌江上的大桥运输。

去之前,我以为会看到陈旧、污染的工厂;到了后,眼前却是超出想象的景象。这里,工厂用废气发电,矿渣被制成建筑材料,还生产新能源汽车电池所需要的材料。

工厂负责人说,这座工厂已获评国家级“绿色工厂”,成为全国磷矿企业清洁生产标杆。我真切感受到,化工厂可以和自然共存,可以一边发展生产,一边保护环境。

当年的长征故事让我动容,如今新建的大桥和绿色工厂也让我深受启发。这一切让我相信:发展,既可以承载历史,又可以守护自然。

中共中央在瓮安县猴场召开政治局会议
作出突破乌江、攻占遵义的决定